

January 1947

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運動失敗之原因 =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osan Republic

Fung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晨風(1947)。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運動失敗之原因。《嶺南學報》，7(1)，59-7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7/iss1/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運動失敗之原因

晨 風

引言——乙未台灣淪日史實，我國史籍，以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畧叙述最詳。然只根據一方面材料，紀事頗多疏舛。王芸生氏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臚列外交文件，於甲午戰後張之洞等欲運動俄法等國出阻割台本末，陳述甚悉；唯搜索史料，尙多遺漏。久欲鳩集中日英各國史料中與是役有關者，加以整理，試補此台灣史中重要之一頁，顧學力既有未逮，而若干重要書籍，如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九四年度）及連雅堂台灣通史等，迄未有寓目機會，遂不敢率爾執筆。茲篇就台灣民主運動失敗之原因，畧抒鄙見，不敢自謂有所創獲，亦欲以供學界參攷之資，並爲他日增補之底稿而已。方聞君子，幸垂教之。

台灣民主國成立於光緒廿一年五月初二日（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五）至十二日（六月四日）唐景崧出走歸於崩潰。前後只十一日。梁任公詩有「曾聞民主國，奄忽落人間」之句，卽指此也。台灣民主國之覆亡，何以如此迅速？此爲深可注意之問題。

江山淵邱逢甲傳云：

「兵事將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邵友濂爲巡撫。然景崧既與劉永福共事於越南意見不同，怨仇日深，既爲台撫，遂自守台北，移永福軍於台南，逢甲以景崧雖號知兵，而防禦敵寇遠不逮永福，全台形勢盡集於台北，台南非其比。……景崧一人守台北，無永福以助之，恐守之非易。台北破，台南將孤守無能爲矣。乃急詣二人許，爲之調停意見，思所以阻永福之軍勿使行，焦唇敝舌，繼之以泣，景崧卒堅持不爲動。二軍遂分。……厥後景崧坐誤事機，台北失守，永福孤守台南，相持數月，卒無以救台灣之亡」。（註一）

（註一）小說月報六卷三號 亦見嶺雲海日樓詩鈔附錄

江氏對唐景崧抱有成見，以唐劉分軍爲台北失守主因，今按其說與事實不合。

唐景崧調永福一軍赴台南之紀事，首見於姚錫光東方軍事紀畧，姚著繁福軍抵台北於甲午七月，又謂次年二月移永福於台南(註二)割台記(註三)清史稿(註四)俱從其說。惟考之當日文獻，則永福一軍，奉命渡台係巡調台南，並未先至台北，其調台南，爲邵友濂之命令。甲午八月初一日，邵致樞垣電：

「基隆滬尾，爲台北最要海口，計舊有新增共四十營，楊歧珍准軍宿將，如今其總統各軍，呼應較靈。台南兵力尙單……劉永福已行抵汕頭，先如到台北再到台南，頗多周折已囑其徑赴台南，與鎮道妥商佈置」。(註五)

事皆施行。當時邵與唐景崧暗鬥，永福之歸清，與唐關係甚切，故邵目劉爲唐派，因調之往台南，而以軍權付之出身淮軍之楊歧珍也。其後景崧疏許邵氏，其藉口之一，卽爲邵之調劉，事先未與己洽商。由是益見劉調台南，非但不出於唐，唐事前並未知也。

至唐劉交惡，事誠有之。景崧接署台撫後，永福曾往台北，與之協商，意見不合。(註六)其後惡感漸深，張之洞於甲午十一月電唐云：

「劉鎮永福在台得力否？現帶幾營有舊部否？如無大益。擬調來上海帶粵勇。……滬上粵人甚贊劉，其性情長短久已知，不過取其虛聲，號召粵人耳。……如承允許速示覆。」(註七)

唐卽日回電贊同，時劉軍兩營，舊部只吳鳳典二百餘人，新募四營未到。(註八)其後因台防緊急，調江事遂作罷論。乙未一月，張知唐劉不睦，電李秉衡云：

(註二)東方軍事紀畧 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本頁二二五至二二六

(註三)羅惇勳割台記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本頁三九零。

(註四)清史稿二百五十唐劉列傳。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 卷九十五 頁六

(註六)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一八三至四。此書據劉自述，唯紀事亦不可全信。

(註七)張文襄公電稿 卷十七 頁八

(註八)同上

「煙台已危，若我軍能攻煙台之賊，彼攻榆關……之力自分，擬調劉永福赴東助剿，劉在台鬱鬱不得志，與唐薇卿有意見，極願內渡。」(註九)

並同時電唐促劉成行，惟不久李秉衡覆電謝絕，而澎湖防急，事又中止，張之洞乃分電唐劉爲之調解，對唐則望「畧(劉)所短，曲意聯絡……當能效臂指之力，」對劉則謂「切盼兩君同心，必能破賊成功。」(註十)結果唐劉感情，維持無大破裂。

從上足見唐劉情感問題，對台事無大影響，黑旗軍自始即駐台南，無轉調事，且台北守軍由楊歧珍指揮，兵力雄厚，共達七十餘營，在勢亦無待永福區區六營之助，故江山淵之論，實未謬也。

台北失陷之主因，鄙見以爲在當時政治舞台上兩大派之傾軋。

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中有后派與帝派之對立，后派以李鴻章爲中心，傾向慈禧；帝派傾向光緒，以翁同龢，李鴻藻爲中心，而復有疆吏張之洞等之聲援，戰事過程中，翁派叫囂主戰，而陰掣鴻章之肘，中國戰敗，此亦一因，日本陸奧宗光曾痛論之，指爲中國人之自殺。(蹇蹇錄)事爲治中國近代史者所共詳，可勿深論，當時之暗鬥，不僅限於京師，抑且及於邊省，戰事初啓時，台灣文武官吏，如巡撫卞友濂，提督楊歧珍，俱屬李派，而唐景崧則屬翁派，清軍既屢戰皆北，李鴻章失勢，得詔申斥，景崧乃乘機排斥卞友濂於九月十二日致電樞垣云：

「景崧奉命辦台防，而撫臣卞友濂以楊歧珍統基滬各軍，劉永福赴台南……一切軍務不令與聞，伏懇天恩銷去辦台防差使，情願帶營北上，效命何恨乞代奏。」(註十一)

清廷旋下令責問卞，詞頗切峻，又命閩督譚鍾麟察視卞唐二人，孰爲得力，譚於十五日電覆樞垣，指責卞「本不知兵師心自用」亦謂唐之訐奏爲不顧大體，語尚持平，然卞已不安於位，請另簡大員接任。(註十二)卞遂調任湘撫，台撫由景崧署理，此翁李兩派之小鬥爭也。

(註九)張文襄公電稿 卷十九 頁七 此電一月廿三日發

(註十)張文襄公電稿 卷二十 頁四 兩電俱二月廿三日發

(註十一)清季外交史料 卷九十七 頁二十 (註十二)同上，卷九十七，頁廿一。

光緒廿一年二月，李鴻章奉命赴馬關與日本作議和談判。時已風傳有割台之說，張之洞於二月初七日電鴻章查詢情況，未得要領。俄接汪壽年密電，知情廷決意割台，之洞乃發起保台運動。(註十三)首奏請向英借款，以台作押。總理衙門詢之赫德，赫答以各國俱守局外，勢不能行。(註十四)清廷乃詔詢之洞有無確實辦法。之洞遂分電倫敦龔照瑗，俄京許景澄請進行藉外力商阻割台。龔許均覆電，謂無辦法。(註十五)

迨馬關條約簽字，(三月廿三日，西四月十七日)中有割台之款。張之洞進行益亟，與唐景崧函電往來，密商阻止之法。一面由張唐分電總理衙門，阻割台灣，以民不服日爲理由。一面則經俄使王之春在巴黎向法求援。然王之春與龔照瑗(駐英法二國公使)不和，遷延無所成就。四月十七日(西五月十一)法以三國既干涉遼遼，不願再與聞台事，其駐清公使施阿蘭遂通知總理衙門，拒絕對清援助，並要求王之春速離法京，赴俄就任。(註十六)張之洞之企圖歸於失敗，主戰派受一打擊。(註十七)

煙台換約後，日本任命樺山資紀爲台灣總督，全權接收台灣。並照會清廷，限於兩週內實行交割。時清廷清議，反對言和，集中攻擊李鴻章。清政府竟從刑科給事中謝雋抗議，派李經方爲全權委員，赴台交割。(註十八)此舉顯在羞辱李父子。鴻章在衆口詆毀下，處境困難。李經方時在上海，稱病不肯赴任，鴻章於四月廿六日電促成行，並娓娓爲之畫策。(註十九)乃經方向未啓程，而台灣忽有民主之局，使李父子處境更難，處此情境，李對台灣民主國自將極力破壞矣。

(註十三)張文襄公電稿 卷十九 頁十八至十九

(註十四)(註十五)張文襄公電稿 卷十九 頁廿二至廿四

(註十六)張之洞，王之春在法運動經過，具見王芸生輯八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第十七章第二節，王輯已詳引各外交文獻，本文不再列舉。

(註十七)據王之春之紀載，法對台初亦意圖染指，法報載法政府擬派四兵輪，裝三月煤赴台，後始知難而退見使俄草卷七光緒廿一年四月十六日日記。

(註十八)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四四 頁三十

(註十九)李鴻章父子不欲負割台重任，見 Foster: Diplomatic Memoirs p. 148 轉引自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3.

p51, note 110. 李致經方電, 見李文忠公電稿 卷二十 頁六十三

台灣民主國之成立, 其近因固為台省紳民之憤激, 背而後實有張之洞一派之鼓勵與支持。四月底民主之計劃已將成熟, 景崧曾與之洞電商, 欲清廷與以事後不加責問之密據。(註二十) 並求之洞助餉, 之洞對民主大體贊同, 但謂唐稱總統, 名目太大, 朝廷必不肯予以密據。(註廿一) 張對台灣曾匯款三十萬相助, 至台北敗潰時尚電致唐景崧云:

「台地廣, 倭兵少, 但存一府一縣, 即有生發, 相持三月, 各國必有出頭者, 僕當力籌, 即台北府為倭占, 仍可自存。」(註廿二)

亦可見張之勇於自信矣

至唐景崧當時之接受台灣民主國總統職任, 依其事後自述, 亦由於深信但能堅守外交局面必有轉機。景崧內渡後上李鴻藻書有云:

「亦知萬衆之情, 事成則堅, 事敗則解, 然睹台民遭茲慘變, 不忍遽舍, ……癡望為一線之延, 以待轉機, 而一身禍根, 即伏於此, 當日只知為國謀, 為民謀, 而絕不為身謀 ……自立必有名目, 必須布告, 待外洋各國認台自主, 始能商結外援, 此西例也, ……台民所送旗印, 因為民劫制, 無計擺脫, 不得不從所請, 原未嘗即以非分自居, ……」(註廿三)

(註二十) 張文襄公電稿 卷廿二 頁六 (註廿一 同上, 頁十二,

(註廿二) 張文襄公電稿 卷廿二 頁二十 此電五月十三日發, 景崧已脫身乘漁舟內渡矣。

(註廿三) 唐景崧致李鴻章手札, 原蹟陳寅恪先生藏, 茲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鈔錄本。

雖為事後彌縫之語, 而期盼外國援助之情, 則可信也。

李經方於五月初七日自滬啓程赴台, 李鴻章已開始破壞台灣民主。四月廿七日李電告經方云:

「……………又電楊提督歧珍云, 「經方至台澎, 弟奉旨撤回, 何日料理內渡, 屆

時探明行轅，唔商一切爲要」，西園係舊部，誠篤勇幹，現會辦台防」。(註廿四)
楊歧珍得李電後當即服從。台灣紳民留之不得。初八日(五月)歧珍帶兵四營返廈門，餘亦陸續內渡。楊電李報告，李又覆以電云：

「電悉，吾非忍棄台，議約時，日言必發大隊攻奪，請早讓以全民命，今竟欲自立，恐爲地方造劫，且連累國家，弟遵旨內渡，極合正理，林時甫現在何處，勸其早退，留安人照料田莊，依例辦理」。(註廿五)

按林時甫即林維源，乃台灣首富。是年二月初十日，唐景崧曾致電軍務處，請旨飭令林氏個人籌借軍餉百萬兩。(註廿六)其財力可以概見。林氏之內渡，對台灣民主運動爲經濟上之重大打擊。

台北守軍，原以淮軍爲主力，所守如滬尾澳底，皆爲天險。歧珍撤兵後，澳底兵備甚單，由曾喜照所部新募士勇，「連勝軍」三營駐守。五月初六至初七日(西五月廿九至三十)日軍近衛師團於澳底登陸。曾軍甫戰即潰。台灣民主國迅速覆亡，實以淮軍內渡爲主因。故民主國諸人物內渡後，其切齒者亦爲鴻章。如邱儉海春感(次許蘊伯韻)十首中之二首云。(註廿七)

「一夜東風滿鳳城，春愁黯黯共愁生，新年鷓鴣他鄉感，落日鯨鯢故國情，欸局有人通秀吉，殘疆無計守延平，天涯何限哀時淚，洒向花前月不明。」(其一)

「誰遣風雷起螭龍，冥冥愁夜遞秋冬，夢回香國春三月，日極蓬山海萬重，置酒未聞平壽勃，奉書還見卓徵邕，欲將筆削修花史，墜溷飄茵聽所逢。」(其五)

卽皆指斥鴻章之作。當時對台北淪陷，主因在淮軍內渡，知者尙多。(註廿八)

(註廿四)李文忠公電稿 卷二十 頁六十五

(註廿五)李文忠公電稿 卷二十一 頁九

(註廿六)清季外交史料 卷一零七 頁十五

(註廿七)嶺雲海日樓詩鈔 卷五 頁廿三

(註廿八)如王錫祺台灣近事末議卽云：「唐撫軍爲義民所推，尊爲總統，因淮軍受賄，倒戈相向，倉皇攜資內渡。」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續集第九帙。

以上爲甲午戰役中翁李二派相傾之一幕。吾人今日覆按史實，殊不欲於兩者之

是非曲直，更置一詞。願一國之中，而有對立之二派，各作外交活動，則必授人以隙。甲午我國之敗，未必不由於此。清季自太平天國亂後，大權旁落督撫，有此怪現象發生，原不足異。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讀史至此，亦宜有所警勉也。

二

雖然，台灣民主運動之失敗，固尚有內在的原因，如守備之廢弛，抗日情緒之低落，均足使自主運動，絕無成功之希望。

淮軍內渡後，台灣守備兵力約三萬三千餘。(註廿九)槍枝配備，爲式樣不一之毛瑟，黎逸，雲者斯達步槍，用黑色火藥。以視日方士兵之配有村田式槍，用無烟火藥者，遠爲不及。然作戰勝敗，非盡決於武器；台軍之致命傷，尤在其軍隊組成分子之複雜及作戰情緒之低落。(註三十)台軍包含粵勇，土勇，客民等。當時台灣人民，除蕃族外，多爲閩粵二省移民。閩人抵台開墾，其事在先，故多占居沿海區域。粵人移居較後，多客籍，所居接近蕃界。閩人以客庄目之，土客名稱之分，卽由於此，其實皆台灣土著也。(註卅一)以作戰情緒論，廣東最爲低落。(註卅二)土勇與客軍因保衛鄉土，精神較佳，但景崧未知加以利用，任用粵勇，本爲景崧一貫之方畧，彼任藩司辦軍務，卽首定增募粵勇五十營之計畫，既爲巡撫，從唐鏡沉議，使吳國華掣銀二十萬兩內渡募勇，吳本質博無賴子，後爲盜，有司出花紅緝捕，景崧竟誤信爲大俠。(註卅三)授以事權，欲使之遠襲日本。(註卅四)初議募粵勇萬數千人，用民船襲日，後因和議遣散。乙未四月，景崧決意守台，始再招集。(註卅五)四月，吳國華率三千人渡台，而虛籍復多，實只二千人，途中遇風收鹿港，一部分爲劉永福截阻，其抵台北者，只乘新福建輪船之數百人。(註卅六)景崧乃深倚重，調守台北門戶之獅球嶺。結果日軍登陸後，吳國華與土勇爭功，竟棄三貂嶺不守。其後兩次接仗，均失期不能接應。台北因之不守，景崧內渡後，吳與胡友勝率所部千餘向新竹方面退却，沿途劫掠。結果爲中樞一帶台民圍擊，卒被殲滅。(註卅七)

(註廿九)日參謀本部編 日清戰史第七卷附錄百九 係乙未五月中旬調查。

(註三十)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 3, p.49. 此書作者時在淡水海關

任職曾代唐景崧致信李經方，警告其不可登岸，書中所述俱所目睹，故有第

一手史料價值。

(註卅一)日清戰史第七卷第四十二章 台灣「賊徒」行動篇 頁三五八。

(註卅二)據 Morse 紀載，一士兵曾告彼：無心爲民主國作戰，只靠老百姓。

(註卅三)俞明震：台灣八日記 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頁三一二。

(註卅四)唐致張之洞電，張文襄公電稿卷二十頁二。景崧對用民船襲日，曾積極進行；

派浙人程承濂赴日探視，又欲使粵西人楊兆年領兵攻日（俱見張文襄公

電稿十九）此皆景崧無識處。

(註卅五)唐景崧上李鴻藻書。

(註卅六)東方軍事紀畧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本頁二二九註

(註卅七)日清戰史第七卷第四十二章頁三七一

台北軍備之脆弱如此，故日軍登陸甫四日，而局面已土崩瓦解，景崧以外援不至，而素所倚重之粵勇又不堪一擊，加以惑於日人重賞購頭之謠言，(註卅八)遂倉皇乘漁舟內渡，遙赴上海。(註卅九)雖經張之洞電勸繼續抵抗，俞明震高爾伊代劃退守新竹，就林朝棟圖再舉之策，(註四十)而景崧已成驚弓之鳥，認定事無可爲，放棄作戰矣。(註四一)

綜上所述，則台北之亡，景崧應負極大之責任，其中道逃去，尤無以取諒於台民。景崧事後解釋其不退守新竹之原因云：

(註卅八)此黃義德謠傳謂日人以六十萬金購景崧頭，俞明震已辯其非(台灣八日記)

景崧致書李鴻藻時猶信之。

(註卅九)唐景崧致李鴻藻書：「崧坐漁舟得出，僅以身免，不敢徑赴閩者，恐員弁勇丁

無理滋擾，又因眷屬寄寓江南，懇南皮代奏」。各書咸謂景崧內渡，乘烈時輪，

似非是，俞明震內渡即乘烈時，未言見景崧，亦可証。

(註四十)俞氏畫策，見台灣八日記 高爾伊任基隆前敵營務處，其致景崧函，見袁利

于湖題襟集卷三(文)

(註四一)景崧內渡後頗受攻擊，旋由張李等斡旋朝旨休致回籍，遂返桂。

「雖只夫基隆一隅，而已經割棄之區，一挫則人心瓦解，與昔年法人之役失

基隆後尙能守台北者，情形迥殊，意欲退守新竹，而餉械本屬無多，並此而不能運，精華既竭，縱欲支持，數月終歸於盡……」(註四二)

其言固亦洞中時勢，然苟早料及此，何勿率先內渡，「早讓以全民命」。(李鴻章語)至此而始舍去，爲一己計則巧，然於台局則無補矣。許南英窺園留草有云：

「請纓日記筆如椽，紙上談兵是汝賢」。(註四三)

卽爲景崧而發，語雖尖刻，然實可代表台民對景崧之不滿也。

三

台北雖告覆亡，而劉永福仍守台南，台南紳民迎劉至安平鎮主持。雖仍稱都辦不用總統之稱，而議院組織猶存，且選出七人委員會主持政務。(註四四)則民主國之局面仍部分存在，吾人對其興亡，亦不可不畧爲述及。

台南局面之維持，當時急待解決者爲軍事問題及財政問題。其後之崩潰，亦卽由於軍事崩潰及財政竭匱。茲依次述之。

乙未五月，台北覆亡時，台南財政處，存款僅廿萬左右。(註四五)此數實不敷應用，乃由議院集議發行紙幣，通當現銀，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軍餉及政府支出悉用之。前後所發，凡二十五萬數千兩。(註四六)同時又印行印花，除增加收入外，並可杜絕私函。前後印行二次，第一次五千份，第二次八千份。當銀三分，五分，十分不等。上皆有台灣民主國並蹲虎章。一時通行。(註四七)此外，鳳山鹽商，又集餉十一萬兩。(註四八)有此數項收入，台南政府，乃得暫時維持。此台南政權初期財政之大概也。

(註四二)唐景崧上李鴻章書。

(註四三)窺園留草 頁六十六 無題六首之一

(註四四)North China Daily Herald,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Tainan, Sept. 1st 1895.

(註四五)劉永福歷史草 頁一九零

(註四六)東方兵事紀畧 頁二四零

(註四七)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st. 1895. 又參見東方兵事紀畧 頁二三四

(註四八)吳桐林今生自述 此書未見，從羅香林先生劉永福歷史草轉引。

黑旗軍之再渡台，實力已非越南之舊，暮氣已深，不勝一般期望。前敵戰事，皆委之台中義民。義民中一部分爲邱逢甲舊部，一部分則爲民勇。蓋日軍既占台北，暴行漸彰，台民不堪壓迫，多結隊苦戰。憑藉竹園掩蔽，施行游擊戰術。日軍每爲所苦。其著者如西七月十三日，日櫻井小隊遇伏於三角湧，三十二人中只四人生還。另一部分亦於二甲莊陷圍，日兵四人化裝土人回新竹求救。日軍以主力援救，經四日苦戰，並施用火攻，始得解圍。共耗子彈六萬二千餘發，死傷百餘人，爲日軍在台作戰最劇烈之一役。至今日軍歌有「三角湧三十士」，卽述是役之經過也。(註四九)台中義民苦戰，爲台南屏蔽，加以台灣在雨季中，西南季候風甚烈，日海軍進攻不便，台南在軍事上遂亦得勉強渡過。

台南議院所發紙幣，其始可在官銀票局紳莊序端兌現，故得通用。其兌銀則仰望內地督撫之資助。閏五月間，張之洞尙使人通知劉永福，謂固守兩月，必有俄援。(註五十)其後所言不響，屢奉清廷命中止援台，亦知劉永福兵力不足，不能成功，遂拒絕援助。僅閩督譚鍾麟按月發給若干款項，永福其始特有內援，日樺山總督馳書勸以內渡，永福備文書吳桐林却之。及後餉源漸竭，分遣桐林及猶子禹卿等至內地乞援，又親電之洞求助，詞甚率切。至八月八日轉劉張之洞覆電云：

「守台之舉，出自閣下義勇，鄙人並未置詞，至守台二月，俄卽來援之說，實係訛傳，俄國在北，如何能顧及台灣，鄙人並未發此電，或去或留，仍請閣下自酌，鄙人不與聞，自協濟餉械，屢奉諭旨嚴禁，萬不敢違，愧歎萬分，務期原諒」。(註五一)

(註四九)藤崎濟之助：台灣史上樺山大將 頁八二三至四，日清戰史第七卷第四十章第三節，日清戰史於台灣義民作戰，敘述甚詳，茲以無關本題，不備引。

(註五十)張文襄公電稿卷廿三載永福致之洞電云：「俄助係五月間賴鶴年云奉公命寄蔡嘉毅轉台……今若難接濟，亦乞寄餉遣散六十營弁勇……乞公始終成全，並賞輪船，俾福安然內渡，……不敢忘前後大德，閩督將軍尙肯月月接濟不輟，但無多耳，望公垂憐。」

(註五一)張文襄公電稿 廿三

此電斬釘截鐵，且推卸一切責任。此電一傳，台南銀票信用暴落，中外商人均持票兌銀，金融混亂，議院乃更發債票，約事平後每一元還金五元。同時爲防止人心散漫，施行離境稅則，凡離台境者依其財產額，分別徵收二元至六元之稅額。（註五二）此等臨時辦法，對財政自不能有根本之解決。

同時軍事方面，黑旗軍亦潰敗相尋。六月底日軍進迫彰化，初與黑旗軍接觸。永福欲遣軍北援，諸將無可恃者，文案吳彭年毅然請行，領數營馳救，與邱逢甲舊部吳湯興共守彰化東之八卦山。其地素稱天險，堡壘有克虜伯式後膛十二生的砲四門，其他各式山砲共四百一十門。乃七月初九日晨，日軍進攻時，黑旗軍竟不戰自潰。僅二小時，堡即陷落，吳彭年與吳湯興力戰而死。日軍傷亡九名，黑旗軍損失六百。（註五三）自此前軍銳氣益挫，日軍旋以天氣好轉，組成南進軍進攻台南，近衛師團由彰化南下，第四混成旅團及第二師團，則由海軍掩護登陸。八月廿一日（西十月九日）嘉義陷落，永福乃決心放棄抵抗。

（註五二）North China Daily Herald, Special Correspondent, from Tainan, Sept. 1 1895.

（註五三）八卦山一役戰况，見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4, 1895. 及日清戰史第七卷，頁一八三至四，許南英先生窺園留草「弔吳季英參謀」詩序亦宜參看。（三十三）

八月廿三日，永福託英領事向樺山致書求和，英領事乘彼克號代送與日艦隊。同日永福又託英僑二名，携另一請和書交嘉義日軍司令。（註五四）請求日軍優待其部下，並以船送之內渡。日軍司令拒絕其請求，惟指定於廿四日正午在安平口日艦上會見永福，蓋日方之意，不願採議和方式，而欲使永福投降也。永福得覆，爲自身安全計，不敢往登日艦（註五五）遂變計潛逃返國。八月廿七日，打狗砲台陷落，永福假巡視爲名，移駐安平砲台。九月初二日晨，由英輪爹利士號內渡。日海軍司令有地覺之，命八重山艦追及，搜索二次，均不得永福。永福遂返抵廈門。（註五六）當日任浪速艦長發出追蹤命令者，卽日後名聞天下之東鄉平八郎也。

永福既去，次日黑旗譁潰，相率逃入洋界，委棄軍械於關署鴉片煙倉，九月初四日，長老會教士花格臣等二人受台民之託，出城致降書於日將乃木，黑旗軍降者五千人。(註五七)日軍待之甚酷，降卒糧食固無，食水亦缺乏，日軍且有殘殺俘虜者，由初五日起俘虜分批送返廈門，餓均垂斃，其覆舟淹斃者亦多。(註五八)台灣民主國之痕迹，自是盡掃無餘。然地下志士五十年之艱苦鬥爭，則方從茲開始也。

四

綜上所述，則台灣民主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故至為明瞭。運動不植基於民心，而欲借助外力，根本已屬錯誤。領導方面，文武官吏俱陷動搖，對軍事之廢弛，財政之混亂，絕無補救。紳士方面有持觀望態度之一派如林維源等，後卒與日本合作。(註五九)其能如邱逢甲許南英等之始終表示反抗者，已十無二三。唯農民方面，雖士客間有爭執，尙能同仇敵愾，憑據地利，稍與日軍以創傷，不致如正規軍之甫戰即潰耳。歷來中國統治階級，於外侮之來，非俯首屈辱，則務為大言，侈稱抵抗，真正抗敵，則委之人民，幸而獲濟，則恬不知耻，攫取民衆鮮血換來之果實，亦非僅乙未台灣一役為然者矣。

三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寫完

(註五四)永福致書日軍求和事，羅香林先生於劉永福歷史草（頁二〇一至二〇二）中力辯其虛，並謂許地山師「窺閩先生詩傳」中所述永福求和並令台南解嚴為失實。今按永福所致日軍當局各函件，日清戰史附錄百十四至百十六會載之，可以覆按，即謂此為敵國認諱。而中東戰紀本末（卷四頁七十三）亦曾登載，而字林星期週刊十一月一日特約通訊，且明記致書兩英人之姓名。及其進行經過，則永福致書求和事，似可謂已由中日英三方面史籍，加以証實。初意永福以綠林之傑，起自粵西，而能自拔於吳亞終黃崇英之上，立功立事，其人已足千古。渡台以後，暮氣已深，其對日之前倨後恭，蓋為張文襄所誤，不足深責，唯至最後一刻，不能毅然負起責任，乃棄軍潛逃為一玷耳。論人貴得其真，香林先生為客籍先民表揚光烈，似正無須爭此區區也。

(註五五)劉永福歷史草頁一二〇永福曾請日方予以安全担保，方允登艦，但被拒絕。

(註五六)永福內渡情形各書紀述不同，大抵變裝匿伏。有謂永福挾款歸國者，羅香林

先生亦爲搢誣，按許地山師「窺園詩傳」指永福挾餉，乃據窺園留草三十三頁無題六首中之第四首，（原有「腰纏有客號知幾，官格搜羅十萬歸」之句）爲許南英當事人之紀述，非僅好事臆造，唯孤証尙難成立，當時內渡諸人，如邱如唐，均蒙輩金之誦，其間有傳聞失實者。今依此例於劉事亦表存疑，更俟後來之研究。

（註五七）中東戰紀本末 卷四 頁七十 Letter from Fergusn to a friend. Oct. 24, 1895, quoted from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P. 326.

（註五八）同上。

（註五九）窺園留草九十七頁輓友詩可窺見台灣一部紳士戀產變志之事實。

